

『這樣就可以了嗎？』

一聲突如其來的女性聲音闖進我腦海，打斷了我的思緒。

「什麼？」我望向副社，但她只是疑惑的看著我。我四下張望，但除了我們之外沒有其他人。

『我說，這樣就可以了嗎？』

還是沒有人。我一瞬間以為自己恍神聽錯了，但這聲音如此真實。突如其來的危機感讓我站到副社身邊，對著夜空大喊出聲。

「妳是誰？妳想要什麼？」

副社可愛的咦了一聲，但我沒時間跟她解釋了。

『人，到底要什麼呢？幸福與快樂嗎？如果有一台快樂機器，會向大腦輸入永無止盡逼真又快樂的夢境。妳會不會主動踏進那台機器，沉入永遠的幸福快樂中呢？』

「我不知道妳在說什麼。」

『妳知道，妳最清楚了，因為妳給自己創造了這樣的機器。不是嗎？阿雷托薩姐姐。』

隨著這個名字，無限壓縮的資訊忽然硬生生塞進我腦中，讓我頭痛欲裂。我睜開眼睛，依稀看到了世界的終焉。

「這是什麼？妳到底是誰？」我憤怒的大喊著。

『先回答我的問題啦，阿雷托薩姐姐，妳會怎麼選擇呢？是虛假的快樂，還是痛苦的真實。』

「快樂就是快樂，沒有什麼真實還是虛假。」我抬起頭，不明白自己為什麼這麼說，但我有種感覺，我必須說些什麼。「妳到底是誰？」

『我是迷失的魔女，我的路已走到了盡頭。我按照約定，在此喚醒妳，在妳最幸福的時候。』

「不！」我轉過頭，望向副社。副社動也沒動，一開始我以為她死了，不過她只是被暫停了時間。「這不是我最幸福的時候，我還沒聽到她的答案。」

『妳會聽到的，妳早就聽過無數次了。在這個屬於妳的世界中，她不會拒絕妳，妳知道的。』

「不對！」我抱著頭，根本不明白她在說什麼。

『選吧，阿雷托薩姐姐，妳的時間到了。』虛空突然裂開一道口子，一隻纖細蒼白的手從裂口中探出，朝我伸來。

『是我，還是她？』



末日的景象01

嘶吼嘯大佐獨自走在深海的船艙中，渾身傷痕累累，疲憊不堪，好在這個區域不知怎麼的沒有進水，行走不是那麼困難。

原本他們的四人小組很順利的潛入了深海戰艦，但沒想到這裡充滿了不可預料的危險。POD不知道為什麼突然死機了，專家少佐懷疑月面基地又擅自更新window作業系統了，這次改版應該是x max one 1001吧，每次都強制更新也不管會不會影響任務，回去他一定要把技術人員狠揍一頓。

少了POD的提示，這條路真是困難重重。尼哈哈少佐在艦橋的逗貓棒攻擊下脫隊。啾咩羊碎念大尉在娛樂室的紅色圈圈中坐下，完全失去了戰鬥能力再也不願意起來。在通往餐廳的走廊上，呼嚕滾專家少佐被突然出現在身後的小黃瓜嚇得衝破窗戶，在茫茫大海中失去了蹤影。這麼多針對貓徵種的陷阱，顯然因幡已經先他們一步抵達了。

此時此刻，最好的策略是先行撤退，回到鼠尾草上，但現在只剩下嘶吼嘯大佐一個人了，他不能讓自己的手下白死。不，他不能在此刻退縮，就算只有一個人，他也要完成任務。

他蹣跚的打開餐廳大門，餐廳裡只有兩個人面對面站著，在他們之間的桌上，有一碗泡在燉碎肉中的熱騰騰米飯，與目標65F的外觀描述相符。嘶吼嘯大佐抬起頭，一眼就認出來左邊那個人是隻因幡，他舉起槍。

「BANG！」

因幡向前倒下，再也沒有了動靜。與他對話的另外那個人轉頭看向他，臉上波瀾不興，彷彿早已預料。

「汝何人。」

「哩工殺小。」

「且慢，待吾調整語言系統。因幡→貓徵種。轉換RTX，開啟NCT，連接第三十七號資料庫，開啟語言模組，重新啟動。」他忽然低下頭，接著又馬上抬起頭，看著嘶吼嘯大佐。

「你哪位？」

「我是嘶吼嘯大佐，阿爾比昂的特殊突擊部隊。你哪位？」

「我是妖精。」

「妖精？」

「拉麵妖精。」妖精補充。

「好，那麼拉麵妖精。你在這裡做什麼？」

「我在這裡，是要測試任何來到此處的炭基生物。這可不是普通的滷肉飯，而是一個媽媽作給臨行戰場的兒子，飽含著『』的滷肉飯。」

「那又怎樣？」

「你吃了就知道了，但你得先通過測試。」

「你剛才正在測試他嗎？」嘶吼嘯大佐指了指地上的屍體。拉麵妖精低下頭看了因幡一眼，沉默地搖搖頭。

「他，沒有金的資格。(눈_눈)」

「什麼？」

「現在換你了。」拉麵妖精轉頭看向他。「就讓我們來看看你有沒有品嚐世界最後一碗滷肉飯的資格吧。」

「你他媽在工殺小。」

拉麵妖精沒有理他，只是咧嘴一笑，朝他伸出一隻手。

「模擬食堂——展開！」



末日的景象02

宇宙中，月面基地無聲的爆炸。

無數的金屬碎屑四散，每一粒都帶著足以撕裂動力鎧甲的強大動能，在無垠的太空中，炭基生物顯得如此孤單又脆弱。

黑暗中有幾個小點，閃著微弱的光芒往地球飛去。那是倖存的機組人員以及幾個突破收容的遺產，驚恐的逃離這一片火光四射的混亂。

在這之中，彷彿受到召喚一樣，四十七把聖劍隨著爆炸的威力，直直地朝地球某處射去。這些聖劍在人類滅亡以後，便一直佇立在人類文明沒落之處，彷彿某種奇異的守護。直到愚蠢的因幡拔起第一把劍，釋放了『龍』。在第一次月面戰爭以後，貓徵種奪取了所有聖劍，雖然曾經想過將聖劍插回原處，嘗試再次封印龍，但計畫因為與因幡永不停息的戰爭而一直無法實施。

而現在，四十七把飽含著柯芭萊特的聖劍，彷彿被磁鐵吸引的磁針，寧靜的劃過宇宙。既緩慢又快速，既渺小又強大。就像候鳥劃過天際，無比堅定地朝著最終的歸所前進。



末日的景象03

在虛空中，雪兒博士無聊的倚靠著聖劍。

這是第幾天了呢？不，在這一片虛無中，連時間都沒有吧。她已經完完全全的迷失了，迷失在宇宙之外，迷失在時間之外。

迷失的魔女。不知為何，她心中忽然浮現了這樣的詞彙。

「唉。」她悠悠嘆了一口氣，儘管在這沒有空氣的宇宙中，她的嘆息甚至連自己都聽不到。說真的，她到底怎麼還活著呢？柯芭萊特創造的奇蹟總是讓人困惑。

月面基地還好嗎？愛麗絲會不會餓肚子呢？愛麗絲是雪兒養的一隻貓，不，不是那種滿身肌肉的貓徵種，而是碩果僅存的食肉目貓科貓屬，有著白亮的毛皮跟柔軟的肉球，抱起來暖暖的還很會撒嬌，卻又任性的讓人生氣.....

想到這，雪兒不禁露出微笑。她隨意的看了一眼聖劍阿雷托薩，多此一舉的再次確認目前的絕望狀態。接著她忽然瞪大了眼睛，在驚訝中發現阿雷托薩正在緩慢的充能。

不多，但這個宇宙確實有著柯芭萊特。

她急切地打開投影面板，檢查阿雷托薩的機能，同時追蹤柯芭萊特的來源，得到的結果卻讓她更加困惑。

柯芭萊特來自於她自己。

這是怎麼回事呢？從來沒有聽過這樣的狀況發生。不，她皺著眉頭檢視數據，這些柯芭萊特的數量太少了，這在月面只會被當成雜訊，只有在這個空無一物的宇宙才顯得如此重要。

好奇心忽然佔據了她整個心神。柯芭萊特到底是什麼呢？為什麼會從她體內發散？她的手指飛快的在投影鍵盤舞動，追蹤、測試、量化、函數化，將整個空間的柯芭萊特收進掌中。她瞪著螢幕上的數據，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從沒看過這麼精純的柯芭萊特，彷彿這裡才是它們的誕生之地。

她繼續解析，近乎暴力的剝除一切表象，將雙手探進真理之中，試圖挖出那塊無人見過的核心。如果是在這裡的話，她興奮的想，如果是這些單純而簡潔的柯芭萊特，或許能帶領她抵達那知識的盡頭。

從聖劍的輔助機能中，她投影出一枝筆。握著筆，她在空中寫下世界的方程式。

♥♥♥♥♥

殘片的景象02-2

2012年，平行的地球某處。

「前天是兔子，昨天是鹿，而今天是貓～」

惡魔越走越遠，看著他的背影，男子握緊拳頭。

「等一下。」他輕聲說。

惡魔驟然停下腳步，他沉默了一會兒，接著俐落的轉過身，面無表情。

「怎麼了？我們確實達成了交易吧？」

「我還沒同意。」

「為什麼不，只是少掉貓，你就能多活一天。一天耶。」

「沒錯，只是少掉貓，跟生命相比沒什麼大不了的。從任何道理來分析，我都應該接受你的提議。」

男子輕輕閉上眼睛，接著猛然睜開。

「但是我拒絕！」

「為、為什麼？」這是惡魔第一次流露驚慌的表情，顯然不習慣事情失去控制。

「我『』最喜歡做的一件事，就是對自認很行的傢伙說『NO』！」

惡魔張口結舌，面對這毫無道理的宣言，卻也不知道該怎麼回應。過了好一會兒，他終於擠出一點聲音。

「但、但是.....雖然你沒有口頭同意，但你剛剛沉默了，那是.....是意示表示的沉默，你已經接受了我的合約了，不能反悔！」

「沒錯。」男子嘆了口氣。「你要這麼硬拗我也沒辦法，在法律上你完全站得住腳，因為根本沒有法律能管得了你。但是——」他抬起頭，直直看著眼前的惡魔。「你還記得我們的合約嗎？」

「合、合約？不就是我每讓一事物消失，就延長你的生命一天。不就是這樣而已嗎？」

「如果你毀約了又怎麼樣呢？」

「毀約？我才不會那麼做。」

「試試看吧。」男子咧嘴一笑，這瞬間的表情，幾乎讓人懷疑他才是惡魔。接著，他從口袋中抽出預藏的水果刀，毫不猶豫的往自己胸口刺了下去。



末日的景象04

宇宙中，地球與月面之間，一艘逃生艇孤單的飄泊著。

約克夏犬32D抬起頭，透過窗口望著外頭自己造成的一片慘狀，以及其後的浩瀚無垠。

沒來由的，牠忽然感到一陣唏噓。長久以來跟貓徵種的戰鬥也結束了，接下來，牠又該何去何從呢？

牠並不是自願獲得這種智慧的，那又是什麼樣必然的力量，讓牠從一片虛無中建立這終將回歸虛無的自我呢？那份力量為什麼選擇牠呢？牠的生存意義是什麼？牠的狗生目的又是什麼？牠來到這個世界，究竟是為了完成什麼呢？如果毀滅貓徵種，解放聖劍就是牠的狗生意義，牠是不是已經可以去死了呢？

如果其實並沒有任何東西決定了這一切，這一切的一切都只是偶然，那麼，牠又到底所為何來？

沒有答案。

儘管獲得了貓徵種兩個Nostalgia的智商，也就是人類零點八七倍Nostalgia的智慧，牠依舊想不通答案。

牠嘆了一口氣，望向艙內跟牠一起逃出來的遺產。牠並沒有打算帶著它們，但它們跟牠一樣無處可去。

21A是一個金色盒子裝的金色墨水，能夠使畫出來的東西具現成型。它在人類不斷的使用中記憶了繪畫的技巧，然後奇蹟般地畫出了自己的大腦，接著是手和腳。它是最早的遺產，由『吉吉吉吉弓長因青梅竹馬』『死去的憤怒「進化」而成。因為它是整個逃生艇中唯一有手有腳的，所以由他負責控制小艇。

87U是一張稿紙，上面只有五行字。「我喜歡妳。」、「自從我第一次見到妳，就對妳一見鍾情了。」、「妳願意，和我交往嗎？」、「我是認真的。」、「 $v(\geq \nabla \leq v) \text{三}(v \geq \nabla \leq)v$ 」。看似毫無意義的五行字，卻是構成87U生命與意識的唯一元件，因阿翔的戀慕而「進化」完成，現在正像蝴蝶般拍動著稿紙兩側，在艙中飛來飛去。

看著這幾個同伴，32D心想，貓徵種還真是什麼都不懂。貓徵種根本不了解遺產的本質，並不是所有的人類遺物都會變成遺產。只有那些受重視的，附有強烈思念的東西，才會從無到有，獲得追求自己幸福的能力。

如果要說人類的本質是什麼，如果要說人類跟因幡與貓徵種的差別，那一定是他們既脆弱又強大的內心了。32D閉上眼睛，腦中再次浮現那雙輕揉自己耳朵，搔著牠的肚皮，既溫暖又纖細的雙手，不自禁的露出了緬懷的微笑，幾滴口水從無法好好控制的約克夏嘴角流了下來。

如果要說到底是什麼讓遺產成為遺產，是什麼讓人類成為人類，那一定就是——

「32D！快來喔，三缺一！」一聲尖銳地喊聲打斷了牠的思緒，看來是C87與63U找到同伴了。牠無奈的搖搖頭，轉身走回艙中。

窗外，四十七把聖劍如流星般劃過。



末日的景象05

拉麵妖精身後展開了一道金色圓形，彷彿碗中的拉麵濃湯被直立起來。在這個金光閃耀的圓中，隨著一圈圈漣漪，一根根金黃色的筍乾突出表面。拉麵妖精微微一笑。

「無限筍子(Infinite Bamboo Shoot)！」

無數的筍乾一齊發射。嘶吼嘯大佐就地一滾，躲過第一根筍乾，同時用爆彈槍射下另一根，空氣中瀰漫著筍干燒烤的香味。他抓起餐廳的廢棄椅子，用力砸向拉麵妖精。三根筍乾貫穿了椅子，卻也露出了短暫的空檔。嘶吼嘯大佐抽出光劍，往箭雨稍停的破口直衝而去，一眨眼就來到拉麵妖精身前。拉麵妖精從背後直立的拉麵湯中抽出一把麵條，纏住了嘶吼嘯大佐的手腕。

「天拉之麵鎖(The Loose Canon)。」拉麵妖精說。嘶吼嘯大佐只感覺自己的手腕被越纏越緊，他抬起腳，用力踢向拉麵妖精，逼他不得不解開拉麵束縛。嘶吼嘯大佐向後翻滾，再次拔出爆彈槍，射向妖精的胸口，卻只烤熟了一片突然出現的叉燒。

「你這樣可是打不過我的喔。」拉麵妖精從容不迫地笑著。「你啊，根本沒想過吧，料理到底是什麼，料理最重要的是什麼。如果不知道這些，你是不可能獲勝的。」

「少囉嗦！」嘶吼嘯大佐低吼，再次朝拉麵妖精衝去。

「喂喂，別浪費食物啊。」拉麵妖精抬起手，輕輕揮下。無數的筍乾向前射出，擊中了嘶吼嘯大佐的動力鎧甲，將他打翻在地。

這一擊很痛，非常痛。他艱難的用雙手撐著地板試圖爬起來，模樣就像是悲慘的嬰兒。他全身痠痛不已，沒有任何獲勝的機會，他抬起眼，地板上有無數條筍乾與拉麵，以及叉燒和金黃的湯底。在倒下的時候，他的頭盔撞裂了，一些濃湯流進盔甲中，他嘴中似乎嚐到了拉麵的味道，他下意識的抿了抿嘴。

靠北好吃。

這是什麼？月面的東西根本不能比啊。什麼什麼？難道妖精一直用來攻擊的就是這種東西嗎？這是遺產嗎？這是魔法嗎？拉麵就是魔法嗎？他一直在跟這麼美好的東西戰鬥嗎？這樣的話他怎麼可能贏呢？

不。

或許只是，他搞錯了戰鬥的方式。

不要浪費食物啊——剛剛拉麵妖精是這麼說的。那麼，答案也很清楚了不是嗎？

他跪下來，喝了一口拉麵湯，感覺精力重新流竄體內。他掙扎的站起身，脫下動力鎧甲。他轉身面向拉麵妖精，雖然腳步依舊虛浮，但眼神再次堅定。

「再一次。」他說。

而這次，他會用料理的方式一決勝負。



雪兒握著筆，在空中快速而優雅地舞動著。隨著靈巧的筆觸，沾染21A金色光芒的墨水被柯芭萊特固定在空中，久久不散。

她寫著，一直寫著，在沒有時間的宇宙中不斷的計算著，渴望找出這個世界的真實。沒有任何目的，也不為了什麼，只是單純的想知道。

算式緩緩成形，在虛空中留下一大片金黃的軌跡，彷彿人類從蠻荒時代蹣跚學步的起點，一直到柯芭萊特被發現之前這一大段跌跌撞撞的歷史。尋找知識的路途又遠又艱困，沒有路標，又總是被迷霧遮蓋。儘管如此，雪兒只是寫著，在一片荒蕪中開拓自己的道路，擁有螺旋基因的炭基生物終將突破萬物的極限。

隨著她的一筆一畫，從她體內散發而出的柯芭萊特越來越多。聖劍的充能條快速回復，87%、88%、89%.....但是雪兒沒注意到這些，在她眼中，只有那一條條彷彿畫一般的算式。

她揭開了宇宙的秘密，一層，一層，再一層。將算式簡化再簡化，將規則解析再解析，將世間的一切都納入她的方程式之中。她瘋狂的寫著、算著、就在她的筆跡即將填滿整個宇宙的前一刻，啪的一聲，投影柯芭筆斷了，而她也同時算出來了。

答案就在那裡，在她心中，如此簡單，如此完滿。她知道她得趕緊把它寫下來，但是重新投影柯芭筆需要三十秒的時間，而真理只有一瞥的機會，錯過就來不及了。

她咬破手指，在聖劍阿雷托薩的劍身上寫下那行算式，世界的方程式。

『 $r=1-\sin\theta$ 』



末日的景象07

迷失的魔女並不是一個單獨的個體。

真要說的話，迷失的魔女是人類集體意識的意識體。透過柯芭萊特連結的人類，是一個巨大的意識網絡，而魔女就迷失在其中。

迷失的魔女迷失的路徑毫無規則，她曾經在有著金色頭髮被小心呵護的公主看著眼前的美麗庭園時迷失，她曾經在躺在草地上看著滿天星斗的情侶間的濃情密意中迷失，她曾經在喜

馬拉雅山山巔受困暴風雪的挑戰者即將逝去的剎那迷失，也曾在孩童閱讀著童書時的天馬行空中迷失。

她迷失在自我(集體意識)中，又必須依靠集體意識(自我)才能建立自我(集體意識)。她的存在就是永遠的迷失，永遠無法擁有真正的自我。成為「全」的代價就是什麼也不是，成為「圓」的代價就是哪裡也不在，就如沒有死的代價就是未曾活過一樣，真正生活著的，總是身為「一」的個體。而偉大的全，既孤獨又一無所有。

不過一切都改變了。

在2045年，人類的文明崩毀。人類逐年減少，人類的集體意識也漸漸消融。直到最後，在名為雪兒的人類成為最後一名人類之時，「全」終於成為了「一」。

魔女也不再迷失。

雪兒咬破手指，在阿雷托薩的劍身上寫下了世界的方程式，迸出一陣柯芭萊特的閃光。柯芭萊特是沒有距離的。沒有距離，超越時間，只有連結。

隨著雪兒的碰觸，魔女將手伸向阿雷托薩。

「這樣就可以了嗎？」她悄聲說。



末日的景象08

金黃的拉麵湯中冒出半截筍乾，隨著拉麵妖精的手勢飛射而出，它劃過空中，留下一抹香味的軌跡，卻在最後一刻被嘶吼嘯大佐一口吞入腹中。

拉麵妖精滿頭大汗，不斷的朝嘶吼嘯大佐射出一條條筍乾、一團團麵條、一顆顆糖心蛋、一塊塊叉燒，卻全被嘶吼嘯狼吞虎嚥的吃掉了。他一邊咀嚼，一邊幾近瘋狂的大笑，更一邊向前邁進。

「哈哈哈哈，再來，再來啊。不夠，完全不夠啊！」

「那麼這樣呢？」

拉麵妖精放棄投出素材，而是嘗試作出一整碗拉麵。拉麵畢竟是個整體，拉麵的美味可不可能只從一項素材判斷。不過製作拉麵畢竟需要時間。他先一揮手，一次投出了數十枝筍乾，然後在匆忙之中開始製作拉麵。

嘶吼嘯大佐吃掉了所有的筍乾，連一滴湯汁都沒有浪費，繼續朝拉麵妖精衝來。拉麵妖精在最後一刻作好了拉麵，把它投向嘶吼嘯大佐。嘶吼嘯一把接住，快速的吃了起來。

「這個、真好吃、哇、太好吃了！」

拉麵妖精瞥了眼他吃麵的速度，九秒，他判斷，九秒後這隻肌肉貓就會吃光那碗拉麵，而到那時將沒有什麼能阻止他用光劍把妖精的頭砍下來。拉麵妖精製作一碗拉麵最快需要十秒，在沒有其他人幫他撐的情況下，他幾乎沒有獲勝的機會，但他只能靠自己了。

他著手製作第二碗拉麵，他必須超越自己，超越極限，為了擋住那隻煩人的貓。他成功了，在第九秒鐘，拉麵妖精拋出了另一碗拉麵，嘶吼嘯大佐丟開空碗，向前一步接住拉麵，又吃了起來。而這次，他吃得更快了。

拉麵妖精不斷丟出拉麵，而嘶吼嘯大佐也越吃越快，七秒、六秒……在拉麵風暴中，嘶吼嘯大佐一步一步朝拉麵妖精靠近，緩慢，但堅定而確實。拉麵妖精焦急的丟出一碗又一碗的拉麵，一次一次的超越拉麵的極限，但始終無法阻止嘶吼嘯大佐的步伐。地上堆滿了空碗，碗中卻一滴湯汁都沒有留下，嘶吼嘯大佐已經領悟了料理的真意。

終於，嘶吼嘯大佐用半秒的時間吃完最後一碗麵，站定在拉麵妖精身前，他舉起光劍抵住他的喉嚨，阻止他作完另一碗拉麵。

「是我贏了。」嘶吼嘯大佐沉聲說。「是我們阿爾比昂的勝利，依照約定，把滷肉飯交給我。」

「那還不一定呢。」一滴冷汗從拉麵妖精臉上滑落，落到過鹹的拉麵湯裡。他故作輕鬆的放下手中的食材，後退一步，展示他身後的玻璃窗。

「時間也差不多到了，就讓你看看吧，妖精一族的最後武器。」

忽然間，海水沸騰，世界震動。在一陣遮蔽視線的氣泡之後，一條龍突然出現在窗外，直直瞪著餐廳中的兩人。那是世界的最後一條龍，踐根。

拉麵妖精微微一笑。「恐懼吧，顫抖吧，小貓咪。在絕望與力量之前，你們這種沒有『』的種族是不可能勝過我們的。你，沒有金的資格。」

窗外，踐根沉聲吶喊。「拉麵妖精！快來喔，三缺一！」但他的聲音在水下變得模糊不清，傳到廢棄戰艦裡頭時，只剩下駭人的吼叫聲。

拉麵妖精舉起一隻手。「那麼，為了我們崇高的理念，排除我們沒有『』的敵人吧！巨龍踐根！」

踐根才剛要動作，忽然間，四十七把聖劍帶著強大的力量衝入海中，瞬間貫穿了巨龍的龐大身軀。踐根慘叫一聲，帶著滿腔的痛苦與困惑沉入深不見底的海溝中。

世界最後一隻巨龍，就此殞落了。

同時間，嘶吼嘯大佐舉起爆彈槍，瞄準拉麵妖精。

「BANG！」



夢中的景象

「不。」我對迷失的魔女說，拒絕了她的邀約。從時空裂縫中探出的手顫抖了一下，卻沒有縮回去。

『是嗎……妳選擇她啊。妳終究還是，不願意過來這邊嗎。』

她的語氣不像是問句，只是個感嘆。我苦笑了一下，已經完全想起來了，過往的回憶，那些榮耀與燦爛，當人類進化到極致所不得不面臨的選擇……我全都想起來了。所以——

「我的答案還是一樣。」我堅定的說。「當全部都成為全，當我也成為全，我就不存在了。我想活著，就在這裡，此時此地。如果沒有那份必然又偶然的死亡，我便不會活過。如果我能與他人完全互相了解，那我的思念也將失去意義吧。」

『我不同意，阿雷托薩姐姐。人類靈魂的柯芭萊特化，那不是死亡，而是另一種生命型態。不比現在多，也不比現在少。』

「或許吧，但是過去了就回不來了。不，我想維持我此時此刻的生命，這樣就夠了，這就是我的全部了。這個充滿偶然與不確定、荒謬與虛無、自由與自欺的生命，這才是我現在想要延續下去的生命。而且——」

我轉過頭，望向副社那被凍結的雙眼，我的手掌輕輕拂過她的臉。

「我還有她，我還有他們。」

『但是……那只是虛假的阿，阿雷托薩姐姐。那只是偽物！』

「她是真的，我是真的，還有什麼比這個更重要呢？」

『這個世界是假的！這只是妳自己創造的夢境。』

「我不在意，說真的。不過妳說的對，如果我將偶然性從我的生命中剝除了，整天活在小說一樣因果嚴密的世界中，我還有什麼臉說自己是活著呢？生命不只包含著快樂，還有痛苦，我必須擁有這一切，這才是完整的我。」

迷失的魔女收回手，卻從虛空中探出了頭，背上的巨大雙肩背包比頭頂那可愛的雙馬尾還先出現在前頭，她瞪大了眼睛。『妳、妳打算要醒來了嗎？』

「是的。」我朝她微笑。「我們的工作結束了，將自身的柯芭萊特具現為聖劍，封印『妖精』，保護錯過進化之旅的人類，直到最後一個人類或者最後一隻龍死去。不，我們的任務已經完成了，是時候該繼續前進了。」

『這樣嗎？這樣啊……』魔女的神情有些落寞，卻又有些釋懷。『我明白了，那麼，祝妳幸福。』最後，她開朗的笑了。「再見了。」她退回裂縫中，裂口也在這瞬間縫合，不留一點痕跡。

「嗯，也祝妳找到自己的幸福。」

我望著魔女消失的方向好一會兒，品味著心中這股突如其來的惆悵。最後嘆了一口氣，轉過身，凝望副社的眼睛。

「這是場好夢，不過我們該醒來了，瑟里歐尼斯。」

副社，不，瑟里歐尼斯眨眨眼，回望著我，眼淚忽然間滴落。她朝我微笑，語氣中滿是喜悅。「好久不見，阿雷托薩。」

「嗯，好久不見。」

在無盡的輪迴中，我們一次一次的相見，又一次一次的遺忘。但最終我們還是會找到彼此，找到在這虛假夢境中的唯一真實，因為『』將我們連結在了一起。我們相視而笑。

世界在我們周遭崩毀了，就像被打碎的玻璃，無數的時空化成點點星光摔落在地，轉瞬間便消失不見。在最後一片時空消逝之時，我們也將從這漫長的夢境中醒來了。醒來之後，等待著我們的又是什麼樣的世界呢？人類文明早已毀壞殆盡了。不過一定沒問題的，因為我們不是一個人。

明亮的光芒從時空的裂縫中照射進來，每一塊碎裂的時空都彷彿鏡子般折射我們的倒影。在紛然散落的星之雨中，我們凝望彼此，再也不願分離。她向我靠近，我吻上了她的唇。

如果，魔女再次問起，我為什麼要選擇留下呢。我想我現在能夠這麼回答了。

那一定是因為——

在遙遠的世界中，惡魔修復了男子的身體。他生氣的說。「好啦，你砸了我的招牌，在另個世界死掉的貓都會回到這個世界變成活的貓。這樣滿意了嗎？你要多少壽命都拿去，我不想再跟你扯上關係了。」

不過男子已經沒在聽了，他開心的抱著重新出現的鼠尾草轉圈圈。鼠尾草是他的愛人留下的貓，就算放棄生命他也不願失去他。

「但是為什麼？」惡魔又說。「你為什麼不惜作到這種程度？不過就是隻貓嘛。」

男子回過頭，露齒而笑。「那還用說嗎？那當然是因為——」

在虛空中，雪兒博士瞪著聖劍上的方程式。一瞬間不能理解這是什麼意思。聖劍映著她的臉龐，以及她周身閃動的柯芭萊特，她低下頭，看著自己與這道算式的種種連結，忽然間明白了。

「 $r=1-\sin\theta$原來如此，不能用普通的視角去看。這是極座標，在極座標上，這個方程式可以畫成一個——我明白了！」

雪兒博士興奮地抬起頭，她終於看見了世界的真理。

「原來柯芭萊特就是——」

在深海的戰艦餐廳中，爆彈槍打掉了拉麵妖精的半顆頭。但他畢竟是妖精，不會真的死去。他用僅剩的半張臉微微一笑，伸手指向滷肉飯。

「恭喜，你通過考驗了，你就是真正的金。那麼，再會了。」說完，他便隨風而逝。

回響。而愛在這個物理世界中的表現就是柯芭萊特，換言之，每當你使用反重力機車的時候，就是在使用另一個次元的人類給你的愛。這樣你懂了嗎？」

「不懂。」嘶吼嘯大佐站起身來，毫不理會雪兒博士驚訝的表情。

「你去哪？」

「吃滷肉飯。」

嘶吼嘯大佐離開以後，教室又只剩下雪兒一個人了。她搖搖頭，這個學生的態度還必須再教育一下，不過沒關係，愛可以包容一切。她的思緒回到了發現這個真理的那天——

在那以後，阿雷托薩把雪兒帶回地球上，接著便不知所蹤，再也沒有被人找到。有時候她不禁會想，那把劍是否像其他遺產一樣，有著自己的意志呢？如果是的話，他難道是憑著自己的意志保護她的嗎？

她搖搖頭，這是個不會有答案的問題，還不如把時間花在那些有著確定答案的算式上。她已經算出了人類的終末，那麼貓徵種呢？貓徵種在演化的彼岸又會是什麼樣的形式？她再度激起了好奇心，提起筆，在紙上寫下另一道算式。

過了一會兒，她從筆記中抬起頭，透過窗戶望向遠方那顆美麗的藍色星球，不管阿雷托薩在哪裡，只要它幸福，這樣就好了吧。她的眼神忽然柔和了。

在地球某處，阿雷托薩抬起眼，望向天上的月亮，彷彿察覺了什麼，周身的柯芭萊特微微一動，那是一種連結的細微共感。但這股感覺太微弱了，她搖搖頭，只是錯覺吧。

「怎麼了？」瑟里歐尼斯來到她身邊，牽起她的手。阿雷托薩回過頭，深深望了她一眼，然後轉過身，看向聚集在面前的四十六名同伴。所有人都笑了。

今天開始將會是一個困苦的過程，從零到有重建人類文明可不是件簡單的事。不過沒關係，一定沒問題的，因為這世界有這麼多愛。

她握緊瑟里歐尼斯的手，兩人相視而笑，然後一齊邁步向前。向著未來，向著演化的另一種可能，向著自己所選擇的道路。

向著，她們的愛與自由，前進。

Veni Vidi EXPLOSION.